

# 网络小说《招魂》的新式爽文建构及其文艺价值

王以诺 曹颖

杭州师范大学 浙江 杭州 311121

**【摘要】**：网络小说《招魂》以架空宋代为叙事背景，以倪素寻兄伸冤、徐鹤雪冤魂复仇为主线，突破传统爽文单一的快感叙事局限，将历史逻辑与超现实设定有机融合，构建起以“情”为精神底色的新式爽文范式。本文从历史与超现实融合的世界观建构、个体与群像共生的人物塑造、灵活多元的叙事技巧、“爽感”与“情怀”结合的价值书写四个维度，探析《招魂》的新式爽文特质，阐释其在摆脱传统爽文工具化叙事、平衡娱乐性与人文内涵方面的创新之处，揭示其对网络爽文高质量发展的借鉴意义与独特的文艺价值。

**【关键词】**：网络小说；《招魂》；新式爽文；叙事技巧；文艺价值

DOI:10.12417/2982-3846.25.04.021

邵燕君在《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中，提出以粉丝为本位的爽文学观，将网络文学的粉丝部落群体定位为网络文学写作的“供养人”与“世界架构师”，而由粉丝欲望编织而成的网络文学世界呈现出明显的“异托邦”特征<sup>[1]</sup>。邵燕君对异托邦的价值持肯定态度。通过构建一个以读者为中心的虚拟世界，网络文学不仅满足了读者的基本欲望，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现实的反思和批判。这种文学形态的“异托邦”性质，挑战了传统的文学秩序，为个体提供了一种在虚拟空间中实现自我表达和欲望满足的新途径，从而实现其文艺价值。

《招魂》于晋江文学城连载并于2023年4月27日完结，是一部由山梔子创作的玄幻言情小说，曾获第四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玄幻仙侠类优秀作品奖。作品架空仿宋背景，讲述落魄闺阁小姐倪素与少年将军徐鹤雪跨人鬼界限的救赎与爱情，歌颂仁心济世的哲学。小说兼具传统爽文的即时愉悦与新式爽文的情感深度，体现异托邦性质下读者自我表达与欲望满足的新路径，本文将从世界建构、人物塑造、叙事手法、价值取向四方面展开评析。

## 1 历史与超现实融合的世界观建构

《招魂》的世界观设定紧扣历史逻辑，同时融入超现实元素，为读者营造真实又奇幻的阅读体验。小说以宋代崇文抑武的社会环境为原型，构建架空的大齐国度。小说构建崇文抑武的朝政倾向，为架空世界增添现实感。同时，这也成为徐鹤雪前世蒙冤的根源，推动了后续复仇情节的发展。徐鹤雪本是文武双全的少年英雄，却因触动文臣主导的权力结构，被诬陷叛

国、凌迟处死，这种悲剧命运既呼应了历史上武将的困境，也为其死后复仇提供了合理性，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

超现实的幽都世界则为“金手指”设定提供了支撑，成为徐鹤雪重返阳世的重要设定。幽都作为独立于人间的阴魂空间，以恨水为界，时间流速与人间不同，冤魂需放下怨戾方可转生。徐鹤雪因“人间有未了之事”，在幽都土伯的牵引下，被倪素召还阳世，其“金手指”技能均源于幽都赋予的魂体力量，包括化雾隐匿、操控魂火、莹尘攻击、精神干扰等，覆盖攻击、防御、辅助等多个维度，能够快速解决情节矛盾，这种即刻的解决机制不仅强化了主角的光环，也满足了读者对于即时正义和胜利的渴望，这种满足所呈现的感觉便是网络文学中“爽”感，这种“爽”不是平常的欢乐，而是沉溺性的“强制性快乐”<sup>[2]</sup>。

与传统爽文不同，《招魂》中“金手指”的运作带有反噬机制——徐鹤雪每使用术法，生前所受刑罚便会加身，身影愈发虚幻，需倪素点灯疗愈。在此，我们可以发现《招魂》中金手指的功能并不等同于传统爽文中的“外挂”，它的功能逐渐从能力辅助转变为情感纽带，徐鹤雪的术法多用来保护倪素，两人在使用技能、承受反噬、相互疗愈的过程中，情感不断升温，既满足了读者“磕cp”的需求，也让金手指退去了外挂属性，附上了情感温度。

此外，倪素为兄长伸冤的完整流程，将光宁府衙、黄夜司、登闻院等古代司法机构融入叙事，既展现了历史质感，又以官府地点转移为线索，串联起朝野上下、民间百姓等各类人物，为后续情节推进和人物群像塑造奠定基础。

1.杭州师范大学本科生科研课题（编号：4065C52825004111）

2.时代网络爽文创作机制的重构及文化实践研究（编号：CX2025060）

## 2 个体与群像共生的人物构建

《招魂》打破了传统爽文以主角为绝对核心的人物塑造格局，在个体刻画与群像构建之间达成一种巧妙的平衡，既突出主角的核心作用，又通过群体形象彰显主题，增强作品的感染力。

具体而言，在《招魂》的叙事架构里，个体角色被赋予群体代言人或先锋者的角色定位，其既脱胎于群体，承载群体的共性特征与价值诉求，又能够超越群体的一般性视野与行为模式，引领群体的发展方向并彰显群体的核心意志。通过这种方式，《招魂》构建起一种全新的人物关系网络，为爽文在个体与群像人设塑造方面开拓了崭新的路径与可能性，极大地丰富了爽文人物塑造的理论与实践内涵。

倪素作为女性主角，其核心价值在于女性主体性的突破与局限。小说有意弱化对倪素外貌的描写，打破了传统的男凝模式，拒绝将女性价值单一锚定在外表上，从而把关注点引导到女主生命至上的价值追求，乃至更深层次的“人”的特质之上。她在“人”的意义上跳出了原有的观念体系，摒弃“女性行医为人所恶”的社会偏见，潜心钻研妇科，立志救助饱受隐秘病症折磨的妇女，坦言“立志岂因嫁娶而易”，彰显其独立的女性主体意识。但这种突破仍有局限，其中存在其他角色的介入与协助：其行医志向源于兄长倪青岚的启蒙，且每逢危难均由男主徐鹤雪现身救助。重复的“英雄救美”式情节虽有利于强化情感脉络、书写双向救赎，却仍将女性置于待人拯救的弱势地位，反映出女性主体性建构过程中的矛盾与困境。

男主徐鹤雪则是热血英雄的原型。他十五岁一战成名，十九岁封玉节大将军，统领靖安军守护北境，死后以魂体重返阳世，既为自身与三万靖安军伸冤，也始终坚守报国之心，最终再度“战死”边关，彰显了超越个人得失的英雄情怀。其身上展现出的弃文从武、忠君报国却蒙冤受辱的人物设定，原型出自历史人物南宋岳飞。岳飞的生平经历为徐鹤雪的神勇形象提供了坚实的原型支撑，彰显了原型理论在人物塑造中的运用。

主角对群体的精神引领，是小说人物格局的亮点。倪素作为女性群体的代表，其主体性的突破引领着整个群体的觉醒。当众人不放叛军带回的失身妇女入城暂作栖息，疑心其中混有奸细时，她率先发声反对，号召救助。在其引领和辐射下，众多女子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群体的女性力量正在觉醒。而徐鹤雪的英雄精神则感召着朝中正派与民间书生，他们秉持正义，联合推动冤案昭雪，从不同的社会场域共同构建起集体英雄主义的宏大叙事，实现了个人英雄主义与集体英雄主义的平衡。这种人性在群体与个体维度上的复杂呈现与深刻表达，将推动网络文学创作走向更为成熟、多元且富有内涵的新境界。

## 3 灵活多元的叙事技巧

《招魂》运用非常规的叙事时间、转折矛盾与复调对话，构建起富有张力的叙事结构，既增强了故事的悬念感，又提升了阅读快感与思想深度。在叙事时间上，小说打破线性叙事，采用时序倒错、时距调控与频率重复的手法。热拉尔·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出了系统的叙事时间理论，从时序、时距和频率三个方面探讨了故事时间和叙事时间的关系，本文将从这三个概念出发对《招魂》的叙事技巧进行分析。时序上，以倪素寻兄伸冤为中心时间线，穿插徐鹤雪前世经历的倒叙，将当下复仇、申冤行动与往昔冤情紧密相连，增强故事悬念与情感张力，使读者在古今交织中感受命运的无常与追寻正义的艰难。时距上，运用概要叙事总结徐鹤雪的生平，将徐鹤雪精彩的前世囊括在一页的叙述文本当中；运用省略叙事处理徐鹤雪冤死后十六年的幽都经历，构成了叙事上的空白，激化读者对徐鹤雪沉冤昭雪的强烈期待，从而达成小说整体叙事节奏的张弛有度。频率上，重复叙述徐鹤雪的生平与十六年前的冤案真相，通过不同角色的回忆与陈述，使读者在循环往复中逐渐接近真相。一次次线索的再续与中断，激发读者对真相的探求欲，从而引发阅读兴趣。小说转折矛盾的叙事张力，源于情节的峰谷交替与人物的内在冲突。小说采用“一虐一爽”的情节模式，形成情节张力，造成震惊效果。倪素寻兄得知兄长惨死（谷）、吴继康被处死为兄复仇（峰）、徐鹤雪冤案真相浮现（谷）、冤案渐趋昭雪（峰），这种剧烈转折带来强烈的情感冲击，满足读者的爽感需求。同时，反派形象的立体塑造也增强了矛盾张力，打破观众原有的期待视野，使观众重新审视自己对反派的定位。潘有芳、吴岱等反派并非纯粹的“恶”，他们或因胁迫或因轻信或因懦弱而犯下罪行，其内心的挣扎与两难，引发读者对人性复杂性的思考。在复调对话的叙事架构中，不同人物的叙述视角相互独立却又存在内在逻辑关联。叙述者由于视角有限且立场不一，在提供历史信息时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倾向，使文本中的历史呈现出复杂多元的集合。倪青岚与徐鹤雪的两大大冤案，均通过多个角色的口述展开，不同视角的叙述相互独立又相互呼应，促使读者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与整合，主动参与到对故事真相的探寻过程中。在读者逐步理清各条叙事线索之间的潜在关联、不断挖掘出隐藏于文本中的深层信息的过程中，会获得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与成就感，这些积极的情感体验随着阅读进程的推进而持续累积，形成独特的精神愉悦感受。这种由“复调”的叙事结构催生的阅读“爽感”，促使读者沉浸于文本世界，增强其阅读的沉浸度与持续探索的欲望，进一步提升了阅读行为本身所蕴含的乐趣与价值。

## 4 有“情”爽文的新式书写

谈及娱乐所催生的愉悦体验时，科林伍德指出：“娱乐是以不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方法。”<sup>[1]</sup>情感的宣

泄，正是“爽”感最具象的呈现形式之一。“爽”这一简洁表述，从传统文学批评的维度揭示了网络文学的娱乐属性，也容易让人误以为其脱离了文学的严肃性。然而，我们不应简单批判网络文学的娱乐特质，更应看到其娱乐功能背后蕴含的读者形象描摹、个体自我表达与欲望诉求，以及在同质化快节奏创作中，对“情”的细腻描摹与传递。《招魂》的核心突破恰恰在于，将“爽感”与“情怀”深度融合，跳出传统爽文单纯追逐娱乐性的桎梏，构建出有温度、有深度的新式爽文形态，进而实现了更高层次的阅读愉悦。自我价值的情感认同，是“情”的核心体现。读者通过阅读《招魂》，将文本中的幻想转化为个人经验，在人物的行动中，看到自身的价值追求。倪素不顾偏见行医、不畏强权伸冤，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代入其中，既获得克服困难的满足感，也会在历史与当代的错位中反思女性的自我定位。这种经验既增强了读者对文本的认同，也促进了他们对现实世界中自我存在价值的建构，实现在情感和价值层面上实现自我情感认同和成长。

心怀天下的仁义情怀，提升了作品的价值格局。徐鹤雪蒙冤却始终坚守报国之心，倪素秉持医者仁心一视同仁，张敬以生命为代价为徐鹤雪喊冤，书中人物的行为和选择，凝聚成一股强劲的正向力量。读者在震撼于情节反转的同时，心中常会萦绕着“仁心立世、以仁心济世”的余韵，这种情感共鸣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世界的距离，也催生出层层叠加的阅读快感。对仁心情怀的细致描摹，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层面，更彰显出网络文学应有的严肃性与庄重感，让这部作品拥有了更为深厚的文化底蕴与社会意义，而这也正是其能够打动广大读者、收获广泛认可的关键原因之一。从异托邦视角来看，《招魂》构建的文本世界是网络文学异托邦的典型代表，既反映现实又超越现实，为读者提供了释放欲望、逃避压力的空间。同时，小说通过情怀书写，实现了异托邦与现实的共存，既保留了网络文学的娱乐性，又彰显了传统文学的严肃性，推动了网络文学审美范式的建构。综上所述，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新兴的文艺形

态实践，其情怀书写在搭建理想化精神空间的同时，也在现实生活中为读者探寻精神慰藉与自我认同的可能，进而在异托邦的外在表征之下，达成了文艺与现实之间的良性对话。以情怀书写为内核，网络文学展现出异托邦语境下，读者实现自我表达与欲望宣泄的全新路径，促使读者既能够向内构建自我、接纳自我，也能够向外认知世界、体悟世界，更能够向上追求并构建理想中的精神世界。这种蕴含情怀的书写方式，不仅是读者获得精神满足的重要源泉，更是规范网络文学异托邦秩序的关键，最终使其成为兼具现实指导意义与正向价值导向的重要文学领域。

## 5 结语

《招魂》作为新式爽文的代表，以“情”为底色，在世界观建构、人物塑造、叙事技巧与价值取向上实现了创新。在世界观设定上，它保留了真实的历史要素，增添了超现实设定，同时突破传统爽文中金手指的功效，让金手指服务于情感表达。在人物塑造上，小说平衡个体与群像塑造，在情节中彰显个人与集体的英雄情怀。在叙述上，运用多元叙事技巧，通过营造曲折回味的故事，增强叙事张力。而在审美表达上，以情怀书写爽文，将这种爽感直抵读者的内心，进行思想的碰撞与升华，实现了娱乐性与思想性的统一。陈平原曾言：“我相信没有通俗小说刺激的高雅小说和没有高雅小说影响的通俗小说，都很难成立也很难发展。因为，正是在高雅小说和通俗小说的对峙与互补中，整个时代文化、文学的特质才真正得到深刻的表现。”<sup>[4]</sup>网络文学作为21世纪兴起的重要的文学现象，不应被简单归为消遣文学，它身上的商业性与严肃性可以实现共生。通过《招魂》，我们恰能发现爽文可以通过情怀书写，将个人情感与人类共同价值相连，既满足读者的娱乐需求，又帮助读者实现自我建构，推动网络文学一步步地走向成熟。未来，网络文学若能继续坚守情怀书写，平衡商业性与文学性，必将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与推荐，彰显其不可替代的文艺价值与文化意义。

## 参考文献：

- [1] 邵燕君.网络文学经典解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 [2] 米哈伊尔·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铃,译.北京:三联书店,1988.
- [3] 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4] 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 I [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 [5] 黎杨全,李璐.网络小说的快感生产:“爽点”“代入感”与文学的新变[J].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 [6] 周志强.“处在痛苦中的享乐”——网络文学中作为“圣状”的爽感[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
- [7] 邵燕君.从乌托邦到异托邦——网络文学“爽文学观”对精英文学观的“他者化”[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